

散文精选

说真的,我挺喜欢小修的,或许是性格使然吧。

我在《因诗冠名的湖》一文中认识他,也由此认识了我家乡的长湖。小修性情真挚,观物细致,以执拗的认真,将家乡的溪、山、泉,化作三篇游记:《游孟家溪记》《游荷叶山记》《游青溪记》。展读细品,仿若从他漂泊的行囊中,取出三枚珍藏的翡翠:孟家溪的灵动、荷叶山的静气、青溪的清响,浑然一体,那是他心中鲜活的公安啊。

孟家溪之美,在于一个“活”字。溪宽不过一丈,却被他写得如一幅灵动的水墨长卷。他说“水碧如黛”,这“黛”字用得极妙——不是浓得化不开的绿,而是如少女描眉时轻扫的青黛,润泽而灵动。清晨,晨阳初照,水面泛起碎银般的光,微风拂过,漾起淡淡的白痕,宛如宣纸上未干的淡墨被吹皱;傍晚,水色沉郁,似砚台中的浓墨,岸边的菰蒲轻垂,梢头一沾,便晕开半圈朦胧的影子,悠然自得。溪边的生灵,更是这画中灵动的笔触。渔人撒网,臂膀一扬,网绳划破水面,惊起几只白鹭,掠过水面——那身影轻盈如书法中的“飞白”,墨色淡得几乎看不见,却透着一股自在。风吹过菰蒲,似门帘上的小铃铛轻响,清脆爽朗,为这画面注入了生机与诗意。

我固执地认为,袁中道写这溪时,定是蹲在岸边看了许久。他看着水面将天上的云影揉碎,白了又绿,绿了又白;看着渔人收网时,水珠滴落,仿佛国画里的破墨,由淡而浓。他或许明白了,这溪原是天地间一支豪放的大篆,水中的鱼、岸边的草、天上的鸟,皆是蘸了墨的毛笔,在时光中勾勒出一幅幅画卷。这溪的“活”,是一种自在的“活”,随心所欲,不拘格套。

话说荷叶山。它的妙处,在于一个“静”字。袁中道说它“不太高,却绿得要滴下来”,宛如一片被露水浸透的荷叶,轻轻浮在田埂边,连山上的石头,都沾染了庙宇青灯的幽光。山路狭窄,人行其上需侧身而

诗意的故乡

□ 叶继程

过,仿佛将尘世喧嚣都隔绝在蜿蜒之外。放轻脚步,屏住呼吸,唯恐惊扰了小草上的晶莹与宁静。

山雾悠悠地淌过来,云影碎在湖面,化作粼粼波光。袁中道遮目远眺:“山之苍苍,水之晶晶,树之森森”——那涛声清爽,俯耳倾听松针“簌簌”落下,仿佛庙里的木鱼“咚咚”有声,不疾不徐,心中便悠然空出一角:辽阔而悠远。

山顶的傍晚令人眷恋,如同期待一场与爱情的邂逅。天色渐暗,踏上归途,新月如钩,挂在天际,疏离有度,宛如语文课本中的“小桔灯”,淡淡的光晕,恰能照亮脚下的草径。他说山影“像幅墨画挂着”,月光是“淡墨”,润在石阶上。宣纸上不小心滴下的水,慢慢洇开,晕乎乎的,却自有分寸。下山时,虫鸣“唧唧”,从石头缝中、草从间钻出,如禅语般细碎而飘忽,将白昼的喧嚣缝进黑夜的静谧之中。

这山的静,并非枯寂,只是默默地绿着,恬静而安然,聆听萤火虫闪闪发光的歌吟。不与他人比幽、比奇,宛如一位历经沧桑的智者,看透世事,自在无求。袁中道写它,或许是在诉说自己的体悟——人立于山中,心也随之静下来,那些世俗的纷扰,被山风一扫而空,散了,净了。在如今这喧嚣躁动的世界里,再难觅得这般幽致与清雅,生活,愈发不易了。

青溪之美,则在“声”。这条穿村而过的小溪,硬是被小修听出了琴音。流水是弦,石头是琴柱,路边的树与草,皆成了按弦的手指,轻轻一拨,便带出几分书生意气。袁中道在文中说“乃悟世间真有碧色”,溪中游鱼,轻摇尾巴,扫过小卵石。“呖浪之鳞,悠然有声”,细微却清晰,宛如乡下炊烟袅起时的琐碎絮语。岸边的柳丝缠绵交织,遮挡着阳光,枝叶摇曳。树荫下怡人的凉爽,似情话低语,如惊蝉余韵,悠悠然然。戴斗笠的白胡子老者坐在舢舨上垂钓,鱼竿纹丝不动,鱼儿却自个儿蹦上钩来——越静溪声越清,如同

齐白石笔下留白的虾趣,需细品方能领略其味。小男孩光着屁股跳入水中,“哗哗”撩水嬉戏,那声响活泼灵动,仿佛唤醒了整个沉睡的溪流。袁中道痴痴地站在溪边,似乎沉浸其中:“我家青溪,可当丝竹”——在他听来,这溪便是天地间最美的琴,无需乐谱,流水自能奏出抑扬顿挫的旋律:水急时,如《广陵散》般激昂;水缓时,似《平沙落雁》般悠长;水瘦时,像《梅花三弄》般清冷;水浅时,石头露出水面,淡然悠远,宛如《渔樵问答》在四季轮回中反复上演。

这三篇游记,原是袁中道为故乡所绘的画像。孟家溪是其容貌,俏丽动人;荷叶山是其神韵,含蓄敦厚;青溪是其声音,如阳光般温馨。溪水滋养着青山,青山衬托着碧水,而溪声,则是这片土地的呼吸。一呼一吸皆是他再熟悉不过的日子,而这恰恰是小修心中完整的老家。他的梦、他的爱、他的喜怒哀乐,皆根植于此。

袁中道也曾写过他乡的山水,如《西山十记》中的风景,总带着几分新奇;然而写这三地游记,却是寻常地打量:“予生于斯,长于斯,游戏于斯,二十余年,而犹有不尽之景乎?”

湖畔飞白鹭,草间鸣夜虫,溪中戏顽童……这些旁人司空见惯的景致,在他眼中却藏着诗意——只因“故乡”二字,让他对一切皆有疼惜与怜悯。或许他蹲在溪边看云影时,会想起儿时在此捞鱼摸虾的清凉;站在荷叶山望月时,会听到母亲长一声短一声唤他回家吃饭的声音。这些藏在风景背后的念想,成为他心中无法割舍的根。

小修美轮美奂的文字,让我们明白:不要总是向往远方的浪漫,身边的溪声、山影、高粱与麦秸,其实蕴藏着最动人的诗意。我们的老家,或许就藏在那段被遗忘的蝉鸣里,那片伯劳于飞的水涯边,等待着我们像袁小修那样,用一颗诚挚的心去发现,用一支真诚的笔去书写,倾诉对家乡最深沉的眷恋。

骨骼

□ 林钊勤

1993年,那支永不熄灭的火把
喂饱一下,照亮了山川、河流
也照亮平原与丘陵
像神奇的魔法,把脚下这片土地
淬炼成坚不可摧的钢铁城墙

一颗生锈弹壳遗落一旁
那是他们唯一的家书
弹壳排成了迁徙的雁阵
而沉默的留白攥紧了褪色的军装

东方的太阳,发出自己的光芒
把自己的国土照得透亮
雄赳的山河像被惊醒的巨人
河流汹涌,激情在荡漾

泥泞中的每一步,都迈得无比沉重
但脚印却在土地上肆意蔓延生长
看啊,树木抽出新绿的枝桠
就像生出了崭新的骨骼
充满生机与希望

生活感悟

在宁静中安居

□ 龚真真

出差时,入住的酒店正对着一片湖。清晨,我轻轻拉开窗帘,金色的光芒洒满湖面,仿佛为湖水披上了一层薄纱。晨风拂过,湖水微微荡漾,几只羽毛斑斓的鸟儿轻盈掠过湖面,激起一串串细密的涟漪,打破了湖面的静谧,却又增添了几分生机。站在那里,我突然明白,宁静之美并非止于寂静,而是蕴藏在动与静的和谐之中。

宁静的美,总能在人与自然的交融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我记得曾看过一部电影,主人公对星空的热爱让我深有共鸣。每当夜幕降临,她都会走到户外,仰望满天繁星,静静地坐在草地上,耳边是悠远的虫鸣与轻柔的风声。这一画面让我想起那些宁静的夜晚,我也曾在星空下感受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奇妙,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星光洗净,只留下一片深沉的宁静,直抵人心。

宁静是内心的状态,《桃花源记》中的画面宛如一幅幅生动的画卷。阳光洒在田野上,土地丰盈,生机勃勃。蓝天与白云的倒影在水中轻轻荡漾,桑树和竹子随风摇曳,仿佛在呢喃低语。村庄里鸡鸣狗叫声交织,为宁静的早晨增添了几分生气。老人和孩子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,仿佛外界的纷扰从未触及这里。那种让人心生向往的平和与安逸。

宁静也是一种修行,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,某道观里,一位道人每逢暴雨便盘腿坐于山崖,闭目静修,任凭风雨肆虐,身影稳如磐石。一天,徒弟忍不住问道:“师父,您在风雨中想到了什么,又得到了什么?”道人微微一笑:“我什么都没想,但得到了内心的宁静。”徒弟若有所悟,再次望向师父时,仿佛看见他与山崖、风雨融为一体,成为了天地间的一部分。那一刻,他明白了,真正的修行,是在风雨中与自己和解,找到内心的宁静。

宁静的力量,同样也可以在书籍的世界中悄然流淌。在纪录片《我在岛屿读书》中,余华独自在书屋阅读的画面令人难以忘怀。傍晚,他走进书屋,从书架上轻轻抽出《浮士德》。他推开窗户,迎着微风双手捧书,整个人沉浸在字里行间,仿佛与书中的世界融为一体。这种安静的氛围深深触动着观众的心,仿佛在喧嚣的尘世中觅得了一片宁静的绿洲。

淡泊以明志,宁静以致远。人生的智慧,往往蕴藏在这短短的八个字中。唯有内心的宁静,才能让我们在纷繁中保持清醒,在前行中走得更远。

岁月的犁铧在母亲生命里凿刻出苦难的沟壑,她却如石缝野草,将苦涩熬成甘霖,用微光温暖每个在泥泞中跋涉的灵魂。

母亲年幼时,因家贫不得读书,但身材瘦小的她善良、能干,因此担任着妇女队长。村里有一个姑娘叫小珍,因家庭原因备受歧视,母亲却耐心地手把手教她耙地、施肥、编筐。柳枝在手中翻飞,她对小珍说:“瞧,柳条顺纹路走,做人也得往宽处想。”有母亲的开导陪伴,小珍逐渐走出阴影,她也以温暖回报母亲,教母亲读书识字。黄昏的麦垛场,发黄的纸页沙沙作响,母亲认真听着小珍一字一句,她们成了彼此心里的光,晚风掠过错落的麦垛,轻轻抚平两颊被生活揉皱的心灵。

母亲成家后,因窘依旧,那时父亲创业加工铅封,母亲则打理后方,她做事稳当,待人真诚,深得大家信任。记得那次,新来的小桃阿姨反复封铅封,急得掉了钳子。母亲赶紧上前捡起工具,手把手示范:“手要稳住,液汁舀足,开合要快,听到当哪当哪的声音才对。别慌,我陪着你练。”她将自己摸索出的经验倾囊相授,温软的话语如春日溪水,熨平小桃紧绷的心。母亲的付出如苔花,悄然芬芳了四季朝暮。原来,善良从非惊天壮举,恰是于他人仓皇时递去的耐心与包容——这便是母亲以行动镌刻的人生箴言。

后来,我们全家搬进城里不久,父亲生了重病,母亲只能艰难打工维持生计。一个寒冬深夜,街灯昏沉,母亲缩着脖子步行,无意中撞见路边汽车旁遗落的钱,她脚步顿住,手攥紧衣襟。揉揉眼睛走近细看后,匆忙蹲下身拾捡归拢,清点后竟是一万五千元!“丢了这沉甸甸的一摞钱,人家该急成啥样了?”她塞紧钱币,在刺骨的严寒里踉跄取回,苦等两小时无果后,拦住路人帮忙报警。直到失主由民警陪同登门致谢,母亲婉拒了谢礼。此事见报后,听到身边亲戚朋友的讨论,我们才知晓详情。母亲却平静地告诫我们:“人穷不能志短,良心永远是做人的底线。”她的善举如星火,驱散荒芜,筑成灯塔般的勋章,为我们指明方向。

命运的荆棘漫满沧桑,母亲把苦难熬成了回甘的蜜糖,用善良缝出了岁月的花香。这份力量,柔时润物,刚时有声——让我既心疼她扛过的难,更敬佩她从未改变的暖。真正的善良,就是历经风霜,依然把心活成了柔软的模样。

从项目工地干活收工时,夜色已深。全身疲惫,骨头缝里全塞着酸、麻、胀、疼的感觉,汗水与灰尘在皮肤上结成硬痂,每一寸骨骼都在呐喊着酸痛,我拖着灌了铅般沉重的身子挪进工棚,躺平在工棚那张硬板床上,一动都不想动,连翻身的气力都让白天的重活给榨干。时间好像就在这儿凝固。

此时,侧面的墙壁上,毫无预兆地,亮起了一块儿圆圆的银白色。我一下子就愣住了。它那么柔和、那么安静,就像一枚被遗忘在暗处的古老银币,幽幽地散发着自己的清辉。那是一块小片月光。它从棚顶的某个破洞那儿,小心翼翼地探进脑袋来,不偏不倚,正好投射在斑驳的墙壁上。外面是一轮圆滚滚的月亮,挂在墨蓝色的天鹅绒夜幕上,就像刚出炉的、泛着暖光的酥皮月饼,大方地把清辉洒向人间。而就这么不小心漏进来的一小片月光,竟让这间密不透风的、装满疲惫和苦闷的铁皮屋子,一下子有了温暖的气息。仿佛在抚摸我心上那些没说出的褶皱。那些硬硬、疼疼的东西,在这片月光下好像都开始慢慢化开,变得软软的、棉棉的。此时,就好像一个迷路的孩子,终于在无边的旷野里瞧见了一星灯火。

这一刻,我忽然读懂了毛姆笔下的斯特里克兰德。他舍弃世俗“六便士”,只为追逐心中那轮清冷“月亮”。在塔希提岛热草屋,他拖着被麻风病侵蚀身躯,用灵魂作画,那斑驳颜料是他追逐月光的痕迹。那个痕迹,装着属于斯特里克兰德的那轮月光,照进现实,点燃希望。

月亮不仅是个人执念,更是民族梦想。当“嫦娥”探测器飞向三十八万公里外月球,无数双眼睛仰望同片夜空。似见控制中心里,科学家们鬓白白发在数据屏幕映照下闪烁,他们专注执着,丝毫不亚于为艺术献身的创作者;而坐在电视机前孩子,眼中倒映火箭喷射烈焰,古老奔月神话在他们心中种下希望种子。

正如作家鲍尔吉·原野笔下“月光手帕”,今夜漏进工棚的月光,是上天赐我洁净手帕,拭去我眼中疲惫,让我看见生活中微小却珍贵希望。

生活如月亮,有缺有圆。再黑暗夜,只要肯抬头,总能寻得那缕光。它或许遥远如艺术家幻梦,航天员征途,或许就近在咫尺,透过屋顶破洞,照亮眼前一方小小天地。

岁月缝花人

□ 牛淑红

月色里的希望

□ 李益华

季候物语

晚饭后,走出小区去散步,沿着路边的人行道往前去。走着走着,脚下“嘎吱”一声,踩到一片落叶。弯腰捡起,叶片边缘泛黄,脉络透着干枯。心里不禁一怔,莫不是立秋到了?

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。”此时的天,白天依旧暑气蒸腾,太阳火辣辣的,但早晚的凉意,如小猫轻挠,提醒着秋天来了。正如民谚所说:“立秋早晚凉,中午汗湿裳。”

倘若在老家,就会听到老人们念叨:“立秋了,该贴秋膘喽。”在老家,贴秋膘是立秋的重头戏。小时候,一听立秋,最开心的就是能吃到红烧肉。那时家境一般,平日难见大块的肉。可立秋这天,母亲定会早早去镇里挑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,切成四方小块,下锅煎至两面金黄,加入酱油小火慢炖。炖到肉软糯入味,筷子轻轻一插即透,香味飘满整个院子,馋得我和弟弟直流口水。我问奶奶为什么要贴秋膘?奶奶告诉我:“经历了炎热的夏天,人的身体无病也有三分虚。”意思就是经过苦夏,人们胃口欠佳、身体消

一叶落知天下秋

□ 翟长付

瘦,立秋吃点好的,把夏天掉的膘补回来。

除了贴秋膘,立秋还有“啃秋”的习俗,不过啃的不只是西瓜。每到立秋这天,奶奶就会准备好西瓜、香瓜、桃等瓜果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切开鲜红的西瓜、香甜的香瓜,洗净毛茸茸的桃子,大家一起大快朵颐。父亲一边啃着瓜一边对我们说:“立秋啃瓜果,能免除秋燥,小孩子多啃瓜果对牙齿好。”这里面还有个传说,以前有好多军人头上长痼瘤,人们去庙里烧香,到民间求药,都无法医治。一筹莫展之时,有个游方道士说,吃西瓜能治疗痼瘤。试过之后,头上的痼瘤真的痊愈了,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立秋吃西瓜的习俗。

立秋这天还有“摸秋”的习俗。夜幕降临后,孩子们会三五成群地去别人家的田园里“摸”瓜果。按照习俗,这天夜里主人家即便看到了也不会驱赶。据说,“摸秋”摸到南瓜,寓意着家中会添男丁;摸到扁豆,则象征着夫妻和睦。这一习俗背后也有故事,相传有一支农民起义军,参加起义队伍的将士都是农民出身。有一天,这支起义军转移到我们老家所在的乡

村,为了不打扰百姓,深夜便露天扎营。有几个士兵实在太饿,就偷偷去瓜园摘了瓜。主帅得知后准备天明治罪,村民们得知后纷纷向主帅求情,有村民说“八月摸秋不为偷”,违规的战士因此而获赦免,恰巧那一天立秋,从此就留下了“摸秋”的习俗。

在老家,还有立秋称人的传统。在屋梁或大树上挂起一杆大秤,大小小孩依次称重,将立秋时称出的体重与立夏时的做对比,观察经过苦夏,体重是增是减,以此判断身体的健康状况。现在立秋依然会称重,只不过大秤换成了电子秤,方便多了。

立秋,也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。“睡起秋声无觅处,满阶梧叶月明中。”秋声在睡梦中悄然响起,醒来却无处寻觅,满阶梧桐叶在月光下静静躺着,透着秋的静谧与诗意。

一叶落,立秋至。生活越来越好,每到立秋,总会忆起儿时那些与立秋相关的美好习俗。看着街头飘落的叶子,便想起母亲做的红烧肉,一家人围坐啃瓜果的场景,还有那充满趣味的“摸秋”夜晚。

院里那颗红枣树

□ 杨卫中

的空隙,盛花时节,清风拂过,枣花儿的醇香弥漫整个院子,远远就能闻到甜丝丝的味道,吸引了成群的蜜蜂蝴蝶嗡嗡而来,上下翻飞,院子里也就热闹起来,恰应了刘基:“枣花纂纂蜂蝶闹”的诗句。

小时候,在我的记忆里,不知道为什么,爷爷总爱拿来斧头围着枣树胡乱砍上几刀,说来也怪,没过多久,当枣花的馨香味渐渐淡去,不经意间,便发现枝头已结出了一颗颗绿色的枣子,由小到大、由绿变青,隐在小碎叶间不动声色,挨着坠着。枣树蓬勃葳蕤,一校枝的青枣泛光,我们的,也随着枣子的摇摆,一天天膨胀,盼着它们快点染上霞色。

“秋来红枣压枝繁,堆向君家白玉盘。”寒露时节,风过枣香,在这红肥绿间,小小的、红红的枣儿像一只只微型灯笼挂满了枝头,压弯了枝桠,点红了小院的角角落落,凝练着秋的成熟,惹得我们这些孩子们是垂涎欲滴,口水直流。我不会上树,省去了“庭前八月梨枣熟,一日能上树千回”的劳烦,从地上捡起一个土坷垃,狠狠地扔向挂枣最多的树枝,“噼里啪啦”的一阵声响,几颗枣儿应声落下,我们冲过去一抢而光,

吃得肆意、干脆、痛快。

常言说:七月十五枣红圈,八月十五枣落杆。记得小时候打枣时,爷爷总和我们树下铺好旧棉单,只见他挥舞大竹竿狂猛地敲打枝桠,油亮的枣儿就捎带着小绿叶如红雨般簌簌落下,砸在棉单上“噗哒哒”作响,不一会儿,便铺了一层厚厚的红,仰头张望的我往往猝不及防,被冰雹般的枣儿砸在脑门上或背部,龇牙咧嘴,哇哇乱喊,惹得爷爷哈哈大笑。我一边收拾,一边挑着中意的枣儿塞到嘴里大快朵颐,此刻枣儿最是新鲜,甜滋滋咬在口里,顿觉酥脆香甜,咀嚼之后,满口汁液、齿颊留香,知足快乐溢满心头。

郁达夫在《故都的秋》中写道:“北方的果树,到秋天,也是一种奇景。第一是枣子树,屋角,墙头,茅房边上,灶房门口,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……”可惜的是,我老家院里靠近屋角墙头那棵生长了几十年的枣树,却因新农村宅基地规划砍掉了,爷爷早已驾鹤西去,我也定居城中几十年了。如今,又到了秋风起枣儿熟的季节,那棵枣树上的枝枝杈杈,挂满了我的乡愁,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,镌刻在我的心中。

心情随笔

妻子下班回来,拎着满满一塑料袋枣,高兴地对我说:快尝尝,同事老家寄来的,可好吃了。我打开塑料袋,只见一颗颗枣儿红中带着青,青中藏着红,油亮油亮的,便急不可耐的塞进嘴里“咔嚓咔嚓”嚼个香甜,那馨香的味道激起甜蜜的回忆,顿时,让我想起了多年前老家院里的那棵红枣树。

我家的那棵枣树是爷爷种下的,紧挨着堂屋东边的院墙,有碗口那么粗,灰黑粗糙的树干如同干涸的泥塘里晒裂的龟纹,树冠宽阔,枝桠虬龙般的嶙峋弯曲,有的甚至碰到了墙外。枣树下,爷爷用砖块和水泥板垒砌一个长长的台子,我们时常在那里吃饭、写字、嬉闹,听爷爷讲故事,枣树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穷的快乐。

冬去春来,当别的树木早已发芽,甚至绽开出花朵时,这枣树依旧像一位沉稳与内敛的老者,顶着一头锋利的桠杈,仿佛还在沉睡,不急于开花,只是默默地扎根大地,汲取着养分,积蓄着力量,直到猛烈的春风将它它摇晃,它才慢悠悠地吐出嫩芽。枣花如常地开,浅浅地香,细碎若黄米,密密匝匝,填满了枝叶间